

竹筴声声月光坞

谢光明

那年高考落榜,我不再打算复习,父母就帮我联系了亲戚,准备让亲戚带我去南方城市打工。我想即将离开父母,走向社会,趁在家的日子,应该帮他们多做点事,就自告奋勇替父亲去田里守庄稼。一开始父母不答应,说我以后的人生都将是辛苦打工,要在家养好身体。但我执意要去,他们拗不过我,就随了我。

吃过晚饭,拿着手电筒,我一个人去自家的稻田“看野猪”。稻田在一条长长的深坞里,坞里还有其他人家的稻田,他们像我家一样,也都在田边搭建一个简易的草棚,作为临时居所。草棚白天可以躲避日晒雨淋,夜晚用来守护庄稼。晚上,住在山坞里其他人说话的声音听得很清楚,我并不害怕。为驱赶鸟兽,有的草棚挂着铁皮,风一吹,铛铛响。有的草棚半夜突然放一个鞭炮,制造一点动静。我父亲则在田边的小溪流里做了一个竹筴装置,竹筴控制着进水量和时间,当竹筒的水满了,竹筴失去平衡,竹筒就会重重地砸在石头上,发出“啪”的一声巨响,声音响彻夜空,清脆而空寂。比起城市园林设计中的造型竹筴,父亲做的竹筴大气又实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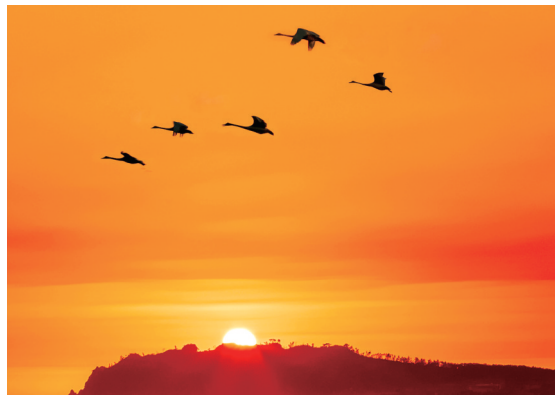
田里蛙声如鼓,棚外是远远近近的虫吟和忽轻忽重的山风。第一次独自住山棚,并不能安然入睡。有一只虫子,冷不丁在枕头下的干稻草里叫起来,声音又大又尖。我用力一踩竹木板,它受到惊吓,立即敛声屏息,可是,一会它又叫起来。忽然,我发觉外面很亮,爬起来一看,是一轮明月升上

了山头,整个山坞亮如白昼。我从未见过如此明亮的月,光芒盖住了许多繁星,巨大的明晃晃的满月高悬在稻田上空,起伏的群山把月亮围在深邃的天空,就像一个明星被无数粉丝团团簇拥。

月光洒在稻田和山坡上。有一缕明亮的月光,像一把闪着寒光的出鞘利剑,从棚外缝隙刺进来,直直地插在被褥上。毫无睡意,我索性来到棚外。虽然正值酷暑,山里的气温较外面还是低一些。坐在石头上,石头有些微凉,落了一层浅浅的露水。草叶和禾叶上也有露水,湿漉漉的,反映着月光。淡淡的露水像是从月光里洒下来的,夹杂着一缕缥缈的仙灵之气,凉意直往人汗毛孔里钻。

月色虽好,可我心里却滋生出一种孤独的感觉。我看到周遭的一切,天空,大山和水稻,还有溪流,甚至小小的夏虫,都静静地融在月色里,天地并生,万物合一,而我却是个局外人,不能参与其中。有那么一刻,我似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如此热爱自家一亩三分地,住在这棚里,枕着月光,听着夏虫的催眠曲,在风的摇篮里进入梦乡,也是一种生活。父亲没有什么文化,但并不影响他对许多事物的理解和对生命最朴素最真实的认识。有一年秋天,父亲用手掌捧着一把新米,凑到我鼻尖说:闻闻什么味道。我说是香味。父亲说,除了香,还有阳光的味道,也有月光的味道和星星的味道。

离开家乡后,每每想念,脑海里就会浮现出满坞明亮的月光,和月光下一声声悠远的竹筴声。



暮色 李昊天 摄

睡莲

钱续坤

聒噪的蛙鸣仿佛已经歇息,萤火虫的亮灯也不知被谁掐灭,只有流泻在水面上的月光,如同薄雾轻纱,似若淡霜浮云,很容易让人想起梦的缥缈与朦胧。而田田的荷叶秀挺于清空之中,有的漂荡在绿波之上,流转出满盘圆润,尤其是那枕在平平静静叶面上的睡莲,秀美的脸上挂着涟涟泪水,仿佛春日大梦乍醒的少女,眸光翩翩地竖起酣寐的意蕴。

睡莲在夜晚是不开花的,即使白天一展娇容,也在素雅不妖中别具大彻大悟的佛理禅机。每天清晨,她与其他姐妹一样,从甜甜的梦境里醒来,她那修长的花柄,如柴可夫斯基《天鹅湖》圆舞曲中那只白天鹅秀美的颈项,先在水中濯了濯,看看东方开始露出了鱼肚白,精心地梳妆打扮起来,然后再缓缓地舒展开她那小巧的花瓣。花瓣是睡莲富有神韵的肌肤,她在波光日影里摇荡,展示着许多圆圆又殷实的希望;她卓然不绝地把自己的清醇香洁,把出淤泥而不染、濯清涟而不妖的哲理寓意,都米黄米黄地、洁白洁白地、粉红粉红地袒露着;面对眼前这满池的娴静优雅与高标傲世,谁能够不浮想联翩,不慨然万千呢?

一阵微风吹过,睡莲又款款地摆动起来,那铺在水面上的荷叶于是也轻轻盈盈地起伏着;有时,银灰色的叶背翻转过来,在皎洁的月光映衬下,与游戏其中的鱼儿一起载歌载舞,这样便有了“一茎弧引绿,双影共分红”“荷背风翻白,莲腮雨退红”的名诗佳句,也有了“十里荷塘路,扁舟任往返。一对小儿女,终日在花间”的田园情趣。不过此时我并无心欣赏她的摇曳多姿,更不想沉浸在虚无缥缈的梦境里,仿佛觉得睡莲永恒地盛开在古今的池塘中,一如心地高洁的诗人的灵魂,欣然绽放出坚韧的声音,向长天宣告一种并不是耽于自怜的苦楚,而是腴沃千里的大同境界,无怪乎屈原要浪漫地把荷花作为自己的衣服、把香草作为自己的衣带,周敦颐要写下传世名作《爱莲说》。这样说来,睡莲本身就是一首隽永空灵的诗,她从地心里汨汨涌出的不仅仅是花魂,更多的是经过大地的乳汁浸泡过的生灵的呼喊和表白,她让我于沉思默想中窥见了她为挣脱桎梏所做的努力,并且灵犀相通地要面对滚滚红尘,聆听天籁的招引,吐纳清幽的芳醇!

今夜,在这宁静的池塘里,睡莲的叶子睡在铺满月光的涟漪上,睡莲花则睡在自己的叶子上。她们做着梦,我也做着梦,我梦见一位国色天香的小仙女,正从睡莲的花瓣里袅袅娜娜地走出来……



对吹牛的反思

王国猛

我一度觉得到了该吹吹牛的时候了,虽然吹牛并不是件光荣的好事。事实上,我平生最讨厌的就是吹牛的人了,满嘴跑火车,浑身不正经,不仅骗人,还误事。令我不解的是,当牛皮吹破,这些人竟然毫不尴尬,甚至恬不知耻,他们的心理倒是很强大,居然屏蔽了羞耻感,从此便明目张胆大言不惭,即便人家发觉是空谈虚言并因此愤怒鄙视,也不会影响到吹牛者的情绪。要是我,被人撞破或者揭露,恨不得立马寻个地缝钻进去,哪里还有脸见人。可那些惯于此道者却很是从容,依然故我,令人不能不刮目相看。

或许是受到的教育太正规,加上没有胡说的经验,我一直是怯于吹牛的。说出去的往往都是真话,可真话一是难以滔滔不绝,二是难以句句悦耳,故而动辄得咎。讲真话讲实话并不像我所想的那般容易被人信任,那些喜欢吹牛的人倒似乎更受欢迎,这点让我很是不解。在事关重大的时候,我一直不敢越雷池一步,稍为放大弄虚一点点。哪怕把十分夸大成十二分,更毋庸说把两分说成十分。

但在无关宏旨的事情方面,我也开始尝试着适当吹吹牛务虚了。比如关于读书,有时只是观其大略,便说自己已得其要旨。有时只是粗粗翻阅,便说自己已全部精读。有时甚至列出一长串的书单,放言都已摄入脑中,实际上只是个阅读计划而已。有时自吹腹中贮书一万卷,不肯低头在草莽。有时自慰粗增大布裹生涯,腹有诗书气自华。说着这些话时,心里却发着虚。毕竟吹牛非我所长,一贯走的是正道,稍微斜了点弯了点,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扳直了。牛吹出去了,心下便惴惴不安起来,于是赶紧把那些自己放出去的话梳理一遍,将没读过的书买回来读,将粗略读过的书细细地读,好好地拾遗补缺,让那些吹过的牛虚幻成真。如此这般的试过几次后,发现吹牛对我倒是莫大的促进。脸皮薄,羞耻心

强,吹牛怕被别人识破,便逼着自己事后去弥补空白,大量阅读,精细耕耘,久而久之,反而因此而受益匪浅。

所以我决定多去外面吹吹牛,因为牛一旦吹出去了,特别是对着那些十分信赖自己的朋友,便要生起一份愧疚感责任心,觉得不循名责实,把一些虚话大话给填补了,实在是对不住他们。如此吹牛于我反而变成一种激励,一种督促。想想吹牛不仅可以呈口舌之快,还能得大实惠。我还有什么理由固守陈规呢?于是开始畅行其道。

但牛终究不是好吹的,一旦启动便收束不住。一开始时只是吹吹小牛,略微有所夸张,回头努力将虚言的部分设法补上,便可若无其事。但慢慢地牛吹得大了,怎么打补丁都补不上,怎么堵漏洞都堵不住,于是欠缺的便越来越多了,到后来索性就不去填补了。正如有些人挪用公款,刚开始时挪用的数额少,还能拆东墙补西墙,勉强强地遮掩住。后来挪用的数额巨大,无法填补亏空,只好放之任之,心存侥幸了。

因为难以补救而放弃补救,浮夸的成分越来越多,吹牛就变得名副其实了。夜阑人静的时候,深省吾身,悚然而惊,原来不知不觉之间,自己竟变成了一个牛皮客,也就是当初十分厌恶的那种类型了。这让我顿时警惕起来,长此以往,我跟那些夸夸其谈不着边际的人有什么区别?遇到以前的我,还不得被自己鄙视得不成样子。

很多人大概都经历过类似的变化和感受,年轻时有板有眼靠谱着调,慢慢地就吹气泡放卫星,把稻草说成黄金,把烂调说成华章,别人难以置信的空话假话,自己竟然当成了真理。我始终觉得人在灵魂上堕落基本上是从语言造假开始的,所以在发现吹牛尝到些小的甜头后开始放任自己时,我立即展开了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,并决心痛改前非,依然做回一个朴实无华的人,有一说一,表里如一,或者别人不喜欢,但最少自己心安理得。